

AOMENWENXUEXIUZHENCONGSHU

DENGINI ZAI DONGJI

等  
你在  
冬季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澳  
门  
文  
学  
袖  
珍  
丛  
书

陶  
里  
／  
著



# 等你在冬季

陶里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等你在冬季 / 陶里著. - 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 
1999.10 (澳门文学袖珍丛书)  
ISBN 7-80153-210-4

I. 等… II. ①陶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 中国  
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7755 号

### 等 你 在 冬 季

---

著 者: 陶 里  
责任编辑: 陈先荣  
封面设计: 潘岱予

---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(北京金台西路  
2号/邮编:100733)
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蓝华印刷厂

---

字 数: 69千字  
开 本: 787×960 1/32  
印 张: 4  
印 数: 2000册  
印 次: 1999年11月 第1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7-80153-210-4 / I.018  
定 价: 7.00元

# 目

# 录

- 春夜灯语·····(1)
- 冬宵幽兰·····(4)
- 窗·····(6)
- 后巷·····(8)
- 春雨·····(10)
- 桥·····(13)
- 归·····(15)
- 梦·····(17)
- 片断·····(19)
- 囚徒夜语·····(21)
- 四月,带走了春天·····(23)
- 南风的引诱·····(25)
- 小铜钟引起的遐想·····(27)
- 静寂的延续·····(30)
- 落日时分·····(32)

# 目

# 录

春雨诗酒年华.....	(34)
铁刺网内.....	(37)
写字桌沧桑.....	(39)
雨怀.....	(41)
暮写长堤.....	(43)
生青春痘的下午.....	(46)
不很黄昏的黄昏.....	(48)
异化.....	(51)
香港节奏.....	(53)
风景.....	(55)
泛.....	(58)
午.....	(60)
庙的故事.....	(62)
它们静止着.....	(64)
夜声.....	(67)

# 目

# 录

- 神农架.....(69)
- 秋的怀念.....(72)
- 旗.....(75)
- 抽象.....(77)
- 一个很病的晚上.....(79)
- 七一六.....(81)
- 草药·诗·扑克.....(83)
- 午睡时候.....(86)
- 伞的蒙太奇.....(88)
- 很遥远又很接近的她.....(91)
- 一张照片和一枚邮票.....(93)
- 等你在冬季.....(95)
- 水仙情.....(97)
- 朦胧月下的沙面.....(101)
- 空间.....(105)

# 目

# 录

- 点·染·挥·····(108)
- 光碟与几度夕阳红·····(111)
- 聊赠一枝春·····(114)
- 战争经历·····(117)
- 牙齿+蔗糖·果园·····(120)
- 昙花开放的时候·····(123)
- 书斋遐想·····(126)
- 祭花过清明·····(129)
- 在澳门骑单车的日子·····(131)
- 人心不古·····(134)
- 诗思入禅关·····(137)
- 亚婆井·····(140)

## 春夜灯语

今夜，意外地没有雾，本来不冷，却突然刮风，叫没有春意的树木纷纷抖下黄叶，簌簌声里带来料峭寒意。

我漫步于有限的广场，让季节的晚风吹醒悸动的沧桑情绪。我仿佛看见金色的岁月被绑架上历史的残破车轮远去，没入蛮荒小径。

我枉自追寻，捡拾着一个个褪色音符，夜夜敲击，哑然无声。

可怜春夜乍暖还寒，缤纷憧憬又展翼飞来。淡淡的蓝纱垂下，我又望见一个诗画境界。

惯于做梦的人，梦里得不着东西，何况春梦最短？我收起轻纱走向房间，把自己抛弃在狭小的黑魇魇的空间。

我的幽思在驰骋。假如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来到门外，假如一个沉重的呼声响起来：“起来，出去，



是时候了！”假如我的手中还握着剑，还握着宣言，我将如何？

我挺然出去！

我霍然坐起，眼前漆黑。我需要灯。绿罩黄座的案头灯撑给我一伞小小的杏色的温暖。

夜夜，在杏色的光影下，流泻着莫扎特小夜曲般的温馨。而音符踏浪而来，把金发碧瞳的感情向这小杏灯小心倾泻，生怕它外溢流去。

夜夜，李商隐带了他成灰的蜡烛来到杏灯下，我问他是否满意人们解释“沧海月明珠有泪”？问他为什么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都是名词？可怜他被偷灵药的嫦娥害得苦，什么都不可解！

可解的是母亲夜夜灯下的线线手中情。我是一个远行儿，三十年里不回家，三十年里夜夜一灯如豆。

我曾守着茅舍听炮声，我曾踏着水漉漉的乡途夜行，我曾倚着冰冷的海岸岩石等归舟。我多么需要灯！

案头的小杏灯叫我的心又热起来。假如那个熟悉的脚步声来到，假如那个沉重的呼唤声响起来，我便挺然出去，纵使我的手里没了剑，没了宣

言。

啊，春夜，我需要灯！

## 冬宵幽兰

失眠又把我带离多蚊子的斗室。我步下阶前的长廊，像一个梦游者领略深宵的静穆。高大的红棉搔着夜的胸膛，沙沙唱着寂寞的调子。流窜的风拂我以一个季节的午夜冬冷。

风里，飘过一阵幽香。

这长廊的靠篱一侧，原来就摆着百多盆花。我想起白天里发现的一株淡紫的兰，一株我不知名的兰。

墙外路灯的银光流泻过疏篱，有意叫我向花盆寻觅午夜芬芳的吐露者。眼前呈现的却是秋的践踏，冬的肃杀：可凋的凋了，可枯的枯去，一片宛如死亡世界。数株拒霜白菊，带着丝丝可怜的温柔。

疏篱那边，站着一株桃，佝偻着身躯，疏落的叶子像风烛残年老妇的蓬头。红棉的歌声并没打动

她的心弦啊！她垂着头，忆着春日满树红花的时光。

对着桃的是一株柿。不知什么时候它秃了叶子，僵直的枯枝像坠水死去的人僵直的手指，老是向天空抓一点什么，表现临死的挣扎和死亡的可哀。

生命是一个悲壮的过程。像兰，在残败的环境中吐露芬芳，正是做着悲壮的奉献。而人，敢于奉献，就没有失落感，没有遗憾或悲哀。

我做过奉献，为何还有失落感呢？我返回阶前坐下，望着长廊那边垂挂着的小铜钟，一个做出奉献而长年被敲打至残破的小铜钟。深宵一片静穆。

“天地有如此静穆，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。天地即不如此静穆，我或者也将不能。”

我没有资格学作鲁迅的大笑和歌唱，但不能抑制自己在静穆的深宵想到他的话，借此或可宽解自己于无奈。

我复下阶来到那株小兰前边伫立，再一次感受浓郁的薰染。

天上，北斗星正辉煌。

## 窗

我的小房间有许多窗子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；向东、向南、向北，光没有向西的。

我不喜欢西方，尽管喜欢晚霞。

佛家说，西方是极乐世界。但那是死亡世界，没有谁愿意走向死亡。

我的东窗向海。海是蓝的，没有涯岸；只要一桅白帆遥远遥远地漂过。我便在海上。

蓬莱在海上，美丽在海上，诗在海上，悲壮在海上。

我爱海。

我的南窗向山。山之后是海，海之后是山；海山之后是原野和森林，是农舍和稻田，是果园和碉堡；有和平与战争，有爱恨交织的历史，有我的一万个梦。

我的梦，失落在南方。

我的向南窗子很大，可以容纳一万个梦回来；  
但南风归来，梦不归来。

而向北的窗，暮春里还刮进风来。

我给每个窗子挂上一块织花的白纱。向北的窗纱最不宁静，不论白天或黑夜，都不停地扬起、波动，沙沙地擦着玻璃窗上的墨绿色绒纸。

窗外是暮春多阴云的天空。

不论清晨、晌午、黄昏或是静夜，凭窗远眺是一种幸福，看勤劳的人们来往工作是一种鼓励。

囚犯的痛苦不在监禁，而是失去可以望到蓝空和城市或田园的窗子。

窗内是一个世界，窗外是一个世界。我常透过白色的窗纱看世界，掩映朦胧之中没有罪恶。黑夜里撩起窗纱，就仿佛见到女巫的狞笑。

每当春暖或夏凉的晚上，南风撩起窗纱，还给我许多回忆。回忆里就有那个南方的少女隔着窗纱向北眺望。而我，年纪轻轻，夜夜在她的夜窗之前漫步而过，只求她一点深情顾盼，我就幸福。

南风过后，山也寂寂，窗也寂寂。

## 后 巷

春暖晚上，蚊子与我作伴。我的案头撑起一环杏灯，蚊子在案下吮我的脚。

蚊子大概来自后巷，虽然后巷没有积水。

后巷不短，有好几十米长，两端锁着铁网门。我临后巷而居快四年了，只能从两端望后巷。

后巷日夜静躺，像年华老去的寡妇。每天除了清洁工人往那里打扫之外，没人走过。

后巷的一边是高墙，一边是土丘。丘上是马路和大树，多的是杂草。每当汽车走过，撒给后巷一阵尘埃。那些大树春来要落叶，叶落之后才抽新芽。落叶轻敲后巷，声音似叹息。

春夜落叶响声声，诗人们大概没听过吧？要不，怎不见这一类诗句？假如我的斗室有后门通后巷，春夜落叶时刻，我必定出去溜达溜达。

不过,我关心的是蚊子。朋友说,这里多的是“草蚊”,它们就繁殖于土丘的草丛里。当斗室蚊多,我就想上后巷的土丘捣一捣蚊的巢穴。但是,蚊产卵子于水,化为孑孓而成蚊,土丘杂草丛中怎能出蚊子呢?

蚊产卵于水,这是我童年的后巷知识。

我的童年是赤脚的,没有《天方夜谭》,没有机器文明,学堂的时间很短,迷人世界在后巷。每当蚊子咬我,我就想到孑孓,想到童年打架的后巷。

不晓得是否夏娃曾经得罪亚当,使他把讨厌女孩子的感情放在我们十一二岁的孩子身上来发泄。那个年龄,我们蛮不讲理,绝对禁止曾经与我们共享后巷快乐的女孩子进入这个男童天地。每当她们犯禁,我们舀沟里的孑孓就往她们头上泼,女孩子叫嚷就引来大人的斥骂。

等到男孩子们懂得弹曼陀铃琴的时候,后巷却成为他们向姑娘们表达情意的地方,阵阵的琴音常响自夜间的后巷。

我已经不是弹曼陀铃的年龄,舀孑孓泼女孩子的日子去得更远。春夜里,我听着落叶敲打寂寞的后巷。



## 春 雨

入春以来，雨水不多，绵绵春雨的情景似未有过。虽然断续有过几天浓雾，但也只限于那么几天。

现在，农历三月已过，该是暮春了吧？往年此时前后是讨厌的“回南天”。在“回南天”这个季节里，湿度高，空气里有大量水蒸气，地面湿漉漉；墙壁、楼梯扶手结着水珠，床单、被褥摸上去冰凉，好像铺着一层薄水气；拭抹不到的木器要发霉。今年倒没有这种现象。

“回南天”往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了“回南天”。

暮春，应该有雨。雨来了，没头没脑地下了六七天，看天公脸色还要继续把雨下下去。春雨应该是可爱的。假如没有春雨，春耕怎样插秧呢？即使